



初到美国的唐绍仪（右）

骨子里的民主倾向与一心独裁的袁世凯不能相合，三个月后便弃职来到了上海。寓沪期间，他担任着金星人寿保险公司董事长，参与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；也开始了与孙中山的合作，实现了在政治上的转折，1913年5月19日，他与孙中山、陈其美在福开森路（今武康路）393号黄兴宅内纵谈时局；1917年南下护法，先后任职广东护法军政府财政总长和南方军政府七总裁之一，这便有第二次以南方军政府总代表身份，来沪与北洋军阀的北京政府谈判。后来，却因为历史的误会，1938年初，传出他准备投日的谣言，军统特工在未明真相的情况下，竟采取断然措施，由谢志磐他们用利斧将他砍杀在福开森路40号他的女婿宅中，最终魂断上海滩，这实在是抗战初期国民党“除奸”行动中的一起大错案。

在导引时尚方面，那位当了9年半沪宁、沪杭甬两路局长的钟文耀可谓风头十足，他一直保持着在美留学时担任着耶鲁大学赛艇队舵手的那种活跃，既是上海私家汽车最早拥有者之一，也是早期上海留存电影资料的少数人中的一个。座落在华山路723—727号那偌大庭园里的三幢双连体的西式别墅楼，更举行过无数次家庭派对。

在海归派队伍空前壮大并显现出巨大作用的今天，回顾近代中国第一代海归派的业绩和他们留在上海的足迹，从中感悟他们的爱国情怀、敢为人先和甘为社会贡献的精神，是十分有意义的。

（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）

孙东
春秋

阿青 / 文

Tong Zhiling's Life about Beijing Opera

在京剧中寻找人生 ——童芷苓的从艺之路

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童芷苓，在师承梅兰芳、荀慧生的基础上，通过多年舞台实践，继承发扬京剧的传统艺术，并吸收电影话剧的表演手法，形成了独有的表演体系和艺术风格。她塑造的尤三姐、王熙凤、武则天、赵一曼等人物形象，至今留给人们极为深刻的印象。

童芷苓上世纪四十年代即被誉为“坤伶皇座”，五六十年代名列“四大坤旦”，八十年代出任上海戏剧家协会副主席。1981年赴美国纽约参加纪念周信芳艺术生涯65周年演出，荣获美国林肯中心“亚洲最佳艺人奖”。1995年7月6日病逝于美国。

然而，一代名伶的璀璨人生却伴随着令人难以想象的艰难。不久前，笔者走访了童芷苓87岁的二哥童寿苓，二哥感叹四妹芷苓50年艺术人生的不易。值此童芷苓诞辰85周年之际，回顾她的从艺之路，寻觅她在京剧中寻找人生价值的足迹，也许是对她最好的纪念。

京剧启蒙 立志唱戏养家

1922年8月22日，童芷苓诞生在天津一个与京剧有缘的教师人家。祖父天天拄着拐杖上天体景戏院看京剧。父亲则结交伶、票界人士，进出戏园子；外祖父家几个姨母常聚在一起拉拉唱唱，一则《四郎探母》令幼年的童芷苓听得入迷。



1960年周恩来（右二）、陈毅（右四）、罗瑞卿（左一）与上海三大坤旦童芷苓（右一）、言慧珠（右五）、李玉茹（右三）合影

旧社会，能够有条件学戏的人，大多是梨园世家的后代，要不就是有钱人当票友玩票。穷人则把子女送到科班或是给私人做徒弟。童芷苓家境清贫，父亲常失业，家中人口多，全靠毕业于天津女子师范学院的母亲同时在两个学校教书，以维持童芷苓兄妹五个的生活。童芷苓由喜好京剧，到走上学戏之路，全凭她的执着努力，还有她过人的聪敏和灵气。

童芷苓十岁时跟二哥进京考焦菊隐当校长的北京戏曲学校。学戏很苦，身体虚弱的二哥寿苓受不了每天劈叉踢腿练功的折腾和体罚，想家心切给父亲写信，父亲便将芷苓兄妹一起领回了家。

没能顺利地从戏校毕业，这使芷苓很遗憾。但学本事挣钱养家的心愿却更坚定了。

组团唱戏，艰辛求生路

从戏校回来，父母向老家的江西会馆申请了经费，在弄堂里开了个小学校，让兄妹俩学戏。不过请的先生都是戏团里的跑宫女、演院公、武行下手的基层演员。旧艺人识字不多，没有剧本曲谱，只能口传心授。

童芷苓学戏很用功，每天天没亮就去郊外喊嗓子。一个女孩独个儿摸黑去乡野，怕路上遇麻烦，她就穿戴父亲的大衣帽子，扮作男人。天津的冬天，寒风凛冽，站在山头冻得鼻涕眼泪直流。练念白要从嘴冻僵到全身出汗，再到嘴都念木了才停止，要两个小时才出功，然后才能回家吃早饭。

家里生计困难时，靠典当东西才能付教戏先生的学费。实在没有东西可当时，只好暂停一阵子。这时候，童芷苓就偷偷混进戏院去看名师演出。一次她趁人不备，从窗子爬进戏院看荀派大师荀慧生演戏，不想被人发现，将她赶了出来。

即使在这样艰难的环境里，童芷苓仍不泄气，勤学苦练，终于在天津借台演戏了。

家里经济稍有宽裕时，芷苓兄妹就到有名气的老师家去学戏。很快他们在天津唱出了名。

以后，荀慧生来天津演戏，童芷苓欲拜荀先生为师，幸有热心的戏迷宋先生张罗，为她垫钱请客拜师。直到解放后，宋太太来京看望童母，童芷苓才将这笔拜师款还给宋先生。

拜师后，由荀慧生介绍，童家在北京组团演戏，打出了“苓社”的牌子。“苓社”组团演出第一站去南京，恰逢日本人的飞机轰炸，南京乱成了一锅粥，戏园子自然也关了门。出师不利，父亲只得将两用雨衣卖了，将两个戏箱子当了，凑齐了路费，一家人去了江西老家。

苓社住在江西老家南昌毛家桥，在江西大舞台唱些《女起解》、《得意缘》之类的小戏很受欢迎。然好景不

长，国民党伤兵前来捣乱，芷苓兄妹只得跟着几个艺人去了赣州。

组团演出赚了些钱，父亲便请来北昆泰斗韩世昌教昆曲，请来王云芳教刀马旦。芷苓参加奎德社白天演传统戏，晚上演话剧，还在新中央戏院演新编古装戏。她勤工俭学，挑起了家里的经济重担。

演戏的收入很快又不够一家子的开销，正逢上海有人来邀角，要芷苓去黄金大戏院演《纺棉花》、《大劈棺》。这两出戏她根本没有见过，只好由李宝奎、韩金奎等给她说戏，又找了曲艺演员教“京韵大鼓”、“河南坠子”等。戏上演后一炮而红场客满。芷苓从此在上海扎下了根。

“苓社”常常到外埠演出，在沈阳演出时，按当地规矩，演员到什么码头演戏，都要去请当地的头面人物捧场。芷苓初来乍到，不懂行情，头一天演出前，她还在里屋扮装呢，当地的警察局长闯进来，说芷苓架子大，扬手就打了她一巴掌。芷苓是含着眼泪演的戏。

到了一地，试唱演出，老板会摆出地痞流氓的派头：戏院营业不好，不让你戏班子的演员走；营业好，更不让你演员走。期满演出结束，童芷苓只得化装成农妇，买张三等车票先走。主角一走，戏院老板眼看戏演不成了，只得放“苓社”一班人马走了。

抗战胜利，演员的境遇仍没有改观。童芷苓在苏州开明戏院演出，慰劳



童芷苓（左）11岁在天津北洋戏院与13岁的二哥寿苓合演《武家坡》

国民党伤兵。伤兵们点戏《纺棉花》。芷苓唱完了，伤兵们不肯走，叫她继续唱。日场散场后，芷苓唱累了，欲退场，伤兵们仍不罢休，还逼她唱夜场。节目都唱完了，也唱累了，不愿意再唱了，因此得罪了他们。到了夜场演出时，寿苓一看，伤兵们后台门口站着一个，楼梯上站有一个，芷苓化妆室门口也站着一个，还气势汹汹地一脚踢开了化妆室的门。他们显然是要伤害芷苓呀！这时女武生田子文见城防司令太太也在看戏，就建议芷苓散戏后跟那位太太一起走。谁知城防司令竟让太太自己回去。原来城防司令与这伙伤兵也有关系的。幸亏戏院房东朱某出面劝解，伤兵才恶狠狠嚷道：“看您面子，在戏院我们不动她，出了戏院就不保险了！”随后，撤出戏院守候在门外。芷苓卸妆后悄悄地从邻居的后门溜了出去。这时夜场已散，戏院里没有人了，等到接角儿的汽车开走了，守在门外的伤兵还未见芷苓出来，只好散去。是闫皓明邀芷苓来杭演出的，他很仗义，虽然营业好合同尚未满，但还是决定第二天就停演，让芷苓早早离开事非之地。

逆水行舟，走自己的路

解放后童芷苓第一次登台演出，是在上海的中国大戏院。

1949年5月，在上海京剧界庆祝解放的慰问晚会上，陈毅市长前来观看演出，潘汉年副市长亲自约见她，点中她的《樊江关》为外宾作招待演出，还鼓励她说：“你名气很响，大红大紫，希望你能把艺术贡献给新中国，工农兵。”1951年她去中南海怀仁堂为首先长演出《汉明妃》，演出结束，毛主席上台接见了她。毛主席还亲临观看过她出演的《尤三姐》，演至剧中，毛主席还站起身来为她鼓掌……童芷苓名声在外，先是北京戏曲改进委员会约请她留京，后有解放军总政治部在北京建团，特许她团长的职位和优厚待遇。接着，南京、武汉文化局都以极优越的条件留她，但她都没有接受。中国戏曲研究院实验京剧团（中国京剧院前身）也向童芷苓发出了邀请，许以她团长职位和一级演员称号，但她仍是谢绝了。她想走自己的路，想将童家七个京剧演员组合成一个童家班，重振当年“苓社”雄风。

有道是，时也，运也，命也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，正是私有经济逐渐为公有制所取代的过渡时期，同行都争相加入国营剧团，二哥寿苓也劝她加盟国营，童芷苓只得加入了上海人民京剧团（现上海京剧院），被评为二级演员。

童芷苓的刻意进取赢得了当时新任文化局长徐平羽的支持，上海京剧院让童芷苓自领一军执掌二团，童家班成员加盟二团，阵容整齐，童芷苓重振旗鼓好不风光。

然而好景不长，1957年“反右”上海京剧院出现了不少批判童家班的大字报，令童芷苓陷入困境。

不久，童家班解体。童芷苓感伤中仍与李玉茹联袂登台演出。她们在台上互不相让，台下则彼此相重，在艺术上互相砥砺，视为畏友。

她与二哥寿苓磨戏习艺，共同筹划，尝试将老戏改革创新。她学的是荀派，但不囿于荀派表演，而是突出自己特长，创造自己风格。

童芷苓做梦也没想到，正当她主演的《尤三姐》获得成功时，江青却提出了“新社会宣传尤三姐的叛逆精神干什么？”的质问。一场潜在的灾难正在莫须有的罪名下酝酿。

劫难不倒 艺术更上层楼

二哥寿苓感叹四妹芷苓平生最大的难，就是“文革”劫难。“文革”中她被江青选中出演京剧样板戏《海港》中方海珍的角色。她多次下码头体验生活，可排演了几次都不理想。她感到该剧矛盾冲突设计不合理，她说：“我几次下码头，见扛大包的工人全是清一色男的，看不见有一个女的。戏里偏偏放上一名女书记，这不符合生活真实。”她以为她作为戏中的角色，必须实事求是从生活出发谈塑造角色的合理性。哪晓得《海港》剧组乃是按照江青既定的调子在操作，她无意中得罪了江青还浑然不知。以后，江青又让童芷苓去演《红灯记》里的李奶奶。童芷苓个儿高，显得年轻，形象不对路。青衣不演演老旦，她觉得不合适。由此又惹恼了张春桥。张春桥几次到京剧院煽风点火，扬言说，童家有几个好人哪！

张春桥一语既出，童芷苓被批斗游街，关牛棚遭毒打，受尽非人的折磨。

逆境中，她一遍遍回味恩师荀先生的话：“一个艺术家，每一次创造，都不过是一次探索，因此，谈不上什么成功，什么失败，重要的是不停步地去进取。成功是一步台阶，失败也是一步台阶，二者都重要。”回味恩师的嘱咐，童芷苓顿生无穷的力量，眼前非人的一切全都“见山不是山”，她重又沉浸于对角色永不满足的琢磨中。在受批斗与检查的间歇，她还在暗自琢磨戏中的角色。从每一句台词到每一段念白、每一



1947年童氏姐弟在上海合影：童芷苓（前排中）、小弟童祥苓（前排左）、妹妹童葆苓（前排右）、二哥童寿苓（后排左）、大哥童侠苓（后排右）

个动作，结合戏中人物的处境，掌握表现角色的力度，深刻挖掘人物性格，几乎达到忘我的境界，及至忘却了身上的创痛和身处的窘迫，艺术给了她生的希望和力量。

“文革”结束，京剧界“牛鬼蛇神”陆续解放，童芷苓是最后一个解脱的，为了恢复演戏，她每天早起刻苦地吊嗓子，终于一点一点地发出声来，半年后重又登台唱戏，复活了舞台生命。她学演荀派，并不是一意模仿，而是发挥自己所长，有所改进，有所创造。《金玉奴》“推江”一折，她就加强了唱腔和表演。“洞房”棒打一折，也加重了唱、念。以往这出戏不为观众和演员所重视，自她演出后就成了热门戏。劫后复出，她的表演艺术突飞猛进。

童芷苓晚年随女儿移居国外，她的“童派国剧研究社”活跃于美国东西部。她将有关中国京剧艺术的演讲带进联合国大厦。她给在上海京剧院演当家小生的侄儿童大强写信，让侄儿为她在国内联系演出事宜，购置演出行头。然而因患绝症，童芷苓终因心力交瘁，1995年7月病逝于美国。（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）

孙黎
李黎